UBC

重纂董聘西集山引

漢踞秦餘聖學湮曖

董生正誼明道之旨首

揭日月而行宗人詆訶

先代不遺餘力顧獨推

挹廣川不盡也彤庭

安政七改

三策纚纚洋洋疊相
騎王雅多匡濟晚歲歸
老國有疑義遠延臣諸
宅質疑直倚生為司南
車者原夫博綜天人胷
無滯旨事靡留判應
自不窺園時植德芸云
邪深於薈蔚耳儒林
蘇苑判不雙牧乃生
鑣兼之文質而核贍而
有體似在西漢諸人較
有別部澹郡較龍入

懷豈直為繁露之忠
哉
甲子仲春哉生明日張
燮識於夏寶軒

紹興府

董膠西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士不遇賦

策

贊良策一 并制

贊良策二 并制

贊良策三 并制

卷之二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

章
乞種麥限田章
書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對
高廟園災對
雨雹對
郊祀對
頌
董膠西山川頌
附錄
董仲舒傳
董仲舒傳
賦
遺事
集評

漢清河董仲舒著
明閩漢司馬遷
漢班固

嗚呼嗟哉遐哉遐矣時來遄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斜謬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恝恝憂歎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秖增辱矣勞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

章

乞種麥限田章

書隸寫

隸書相公孫弘記室書

對策

董中舒對

董中舒對

戴冠冕

戴冠冕

對疑

郊祀對

董仲舒頌

山川賦

董膠西集卷之一

漢清河董仲舒著

明閩漳張燮纂

賦

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遏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秖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櫂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

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
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東雖日三省於吾
身兮猶懷進退之惟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梏其
白而爲黑目信嫮而言聃兮口信辯而言訥鬼
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
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唾其不
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
之清濁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
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
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
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
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
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途而難踐憚君子之于
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
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
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
迫而後動兮豈云禀性之惟褊同人而大有兮
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靳

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策

贊良第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贊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

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
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
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
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
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
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詩謬而失其統
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
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
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

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
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
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
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
之變終始之序講問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
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
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

不泄典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

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治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

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土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

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思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自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狹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爲自恣苟簡之治

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先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

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贊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措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士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

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之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廼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

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

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

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臣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

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
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
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
訾未必贊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
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
官贊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
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
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贊不肖渾殽未得
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
吏民之贊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
臣之能所貢贊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贊天下之士可
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贊人則三王之盛易
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贊
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
贊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勿牽制於
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贊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

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

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惟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

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寔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

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壓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惟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

未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惡愁苦窮惡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

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贊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其民之義林祖興

不毒都大農徒爾南國民盤而損其民之義林祖興

董膠西集卷之二十一

漢清河董仲舒著

明閩漳張　燮纂

章

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

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書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内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群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群心所歸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

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
周公下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
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
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
識褊陋不能賛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
曰聖賢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
又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故輙披心
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
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爲
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
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
海内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
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
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爲聖王憂咎
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
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
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
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

以蠲王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
拜君侯足下

對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
所舉與同比者精微耿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
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
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
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
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
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

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廼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雖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

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恐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廻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

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愚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氷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

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淩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裔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鬲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

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若新以建丑為歲而晨

晨所用牲者天子用牛諸侯用羊

曰天子曰而用牛則諸侯曰而用羊

夏庶子奠釁庶自下晨始人將其衆而不敢廢郊郊四外

多寒則庶自上晨始人將其衆而不敢廢矣

在四月十月但用中老者
曰純陽用事未衰至十日純陰用事未盛而長
貞論對策而貶
中山王朝文其祭也四支正潤骨肉端嚴或
虛其常或順曰無也朝牲耳酌祭入四支正潤

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
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
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
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
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
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
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

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贊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

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
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
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
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頌

山川頌

山則巃嵸巋崔崼嵬崔巍巍久不崩陁似夫仁人
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器用資曲直
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
濡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砍折鎌則
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則功而不言是以
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
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

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
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
源泉混混沂沂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
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
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
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
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
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
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附錄

董仲舒傳

漢司馬遷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

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董仲舒傳

漢班固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

原件短缺

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

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虖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鮑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遺事

董仲舒讀書窓下有人自外謂曰今日必雨仲舒曰吾聞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君非狐狸必是老鼠窺之見其人化爲野狐而去（西京雜記）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仲舒因高廟灾謂宜誅諸侯不正者以答天意後諸王叛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漢書五行志）

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爲

蝦蟇陵

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其旣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頗不同是以檻仲舒別向歆漢書五行志

集評

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理明也文心雕龍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粵諸子也程子

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黃潤

糾繆

越有三仁對

對問始自宋玉是借問答以發本懷董生郊祀等對亦牽綴意旨組而成篇乃董集舊本并載三仁對則明是口語不宜入集矣今駁歸本傳

重纂東方大中集引

東方諝諫人主喜其易狎彼忘遂狎人主然諫起上林排突董偃即汲長孺之直豈遠過哉淺視者混列之以為滑稽高語者傳會之以為仙人

彼蓋柁俳諧以傲世焉而匪
藉歲星乃顯也若夫吐辭英
偉稱是天逸今其存者大都
畫播傳誦余於拾遺記得其
寶甕一銘政如覓碎金於沙
際耳借車孫弘書史載其目
今所餘斷簡獨隻語寥寥惜
不得全篇讀之知當狎平津
為海鷗鳥也

甲子上巳汰沃子張燮識於
瑞桃塢

紹興府圖書館

東方大中集目錄

卷之一

騷
七諫
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江陵傅氏雙鑑樓藏書

哀命
謬諫書
卷之二
詩
據地歌
誡子詩
嗟伯夷
聯句
栢梁詩
疏
諫起上林苑疏
應詔上書
書
與公孫弘書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附
與友人書
序

十洲記序
論
非有先生論
設難
答客難
答驃騎難
頌
旱頌
銘
寶甕銘
附錄
東方朔傳　漢班　固
東方生小傳　漢褚先生
列仙傳　漢劉　向
東方朔別傳
東方朔畫像贊　晉夏侯湛
東方朔至清　魏嵇　康
東方曼倩　唐　吳筠

東方曼倩行　明王世貞
東方曼倩　明張燮
遺事
集評
糾繆

東方大中集卷之一

漢平原東方朔曼倩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騷

七諫 王逸註

平生於國兮 平屈原名也 **長於原壄** 高平曰原坰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 **言語訥譌兮** 譌音澀出口爲言相答曰語訥者鈍也譌者難也 **又無彊輔** 言已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彊友黨輔以保達已志也彊一作強 **淺智褊能兮聞見**

又寡褊狹也寡少也屈原多才有智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門下諭親近之人也言已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已也一作數陳便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言懷王不察已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壄而不還也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言已伏自思念行無過失可改易也羣衆成朋兮上侵以惑上謂君也浸稍也言佞人相與羣聚朋黨成衆君稍以惑亂而不自知也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滅消也言佞臣巧好其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恐懼吞聲小語消滅謇直之氣以避禍患也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言堯舜聖明今已沒矣誰爲盡忠直也高山崔巍兮崔巍高貌水流湯湯湯時章切湯湯流貌言已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知頹弛俛視水流湯湯流行而不知竭自傷不如山水之性身將顛沛也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坑音岡陂池曰坑言已年歲衰老死日將至不得處國朝輔政治而與麋鹿同坑鳥獸同伍將墜陷坑穽不復久矣塊鞠兮塊獨處貌鞠匐爲鞠當道宿夜止曰宿言已孤獨無耦塊然獨處鞠然匐匐當道而躓臥無所棲宿也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告古六切舉與也言舉當世之人皆行佞僞當何所告我忠信之情斥逐鴻鵠兮鴻鵠大鳥近習鴟梟鴟梟惡鳥斬伐橘柚兮柚音又橘柚美木列樹苦桃苦桃惡木言君親近貪賊姦惡之臣而遠仁賢之臣也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便平聲便娟好

貌屈原以竹自喻言有便娟長好之竹生於江水之潭被蒙潤澤而茂盛自恨放流而獨不蒙君之惠也**上葳蕤而防露兮**葳蕤盛貌防蔽也**下泠泠而來風**泠泠清涼貌言竹被潤澤上則葳蕤而防蔽霧露言上能有所覆也下則泠泠清涼可休庇也以言已德上能覆蓋於君下能庇廕於民**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栢之異心**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栢心實以喻君闇閉塞也言已性達道德而君閉塞其志不合若竹栢之異心也**往者不可及兮**謂聖明之王堯舜禹湯文武也**來者不可待**欲須賢君年齒已老命不可待也**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悠悠憂貌振救也言已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已懷忠正而君不知羣下無有救理我之侵寃者**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言已私怨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言已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以亡**覽私微之所傷**傷害也言已又觀人君私愛佞讒受其微言傷害賢臣者國以危殆也楚之無極吳之宰嚭是也**而弗忘**言堯舜所以有聖明之德者以任賢能慈愛百姓故民至今稱之也**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戒桓公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不愛其身不慈其子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傳公子諸公子並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失於

專任夷吾忠而名著也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已解於九章篇中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荆楚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人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謚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强大忘戰必危蓋謂此也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卒怒曰暴賊善曰虐言殷紂暴虐以失其位周得呂望而有天下也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壠小曰丘大曰壠言武王脩先古之法敬愛賢能克紂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淫淫而合同才敵千人爲俊淫多貌也言天下賢英俊慕周之德也日來親附浸淫盛多四海並合皆同志也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言周家選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故幽隱之士皆有嘉名也苦衆人之妬予兮言已患苦楚國衆人妬我忠直欲害已也箕子寤而佯狂箕子紂之庶兄見比干諫而被誅則被髮佯狂以脫其難也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言已欲效箕子佯狂而去不顧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闇昧心爲傷痛怫鬱而傷病也聯惠芷以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言仁人聯結惠芷芬芳之草服之於身過鮑魚之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已積累忠信爲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謗訕也攘排也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輔

君反爲讒人所謟訕身見排逐而遠放也世俗更而變化兮而一作以伯夷餓於首陽言當世俗人皆改其清潔化爲貪邪當若伯夷餓於首陽而身垂功名也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叔齊伯夷弟也言已獨行廉潔不容於世雖饑餓而死幸若叔齊久而有榮名也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言讒佞陳列在側則使君不聰明也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言忠臣正其心欲諫其君讒毀在旁而不敢言也秋草榮其將實兮其一作而微霜下而夜降微霜殺物以喻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也以言讒人晨夜毀已亦將害已身使其忠名不得成也商風肅而害生兮商風西風肅急貌一作肅肅百草育而不長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草不得盛長以言君令急促刻傷百姓使不得保其性命也衆並諧以妬賢兮孤聖特而易傷言衆佞相與並同以妬賢者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傷害也易去聲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士曰隱寶曰藏言已懷忠信之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隱藏而已成功隳而不卒兮隳壞也子胥死而不葬言子胥爲吳伐楚破郢謀行功成後用讒言賜劒棄死故言死而不葬也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言當世之人見子胥被害則變心從俗以承上意若風靡草羣聚成行而羅列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僞進而得當言信直之臣被蒙譖毀而身敗棄虛僞之人進用在位而當顯

職也追悔過之無及兮之無一作而一作不豈盡忠而有功言君進用虛僞之臣則國傾危追而自悔亦無所及也已欲盡忠直之節終不能成其功也豈一作覬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言在位之臣廢先王之制度務從私邪背去公正爭欲求利也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言已執守清白而死忠直終不變節惜年齒尚少壽命未盡而將夭逝也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大夫方舟士特舟矇僮矇也言我將方舟隨江而浮冀幸懷王開其矇惑之心而還已也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爲申子也哀痛忠直之言忤逆君耳使之志怒若申胥諫吳王殺而沈之江流也願悉心之所聞兮心一作余遭值君之不聰悉盡也聽遠曰聰言已欲盡忠竭其所聞陳列政事遭值懷王闇不聰明而不見納也不開寤而難道兮道一作導不別橫之與縱緯曰橫經曰縱言君心常惑而不可開寤語以政道尚不別繒布經緯橫縱不能知賢愚亦明矣聽姦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言君好聽邪說之臣虛言浮說以自誤亂將絕國家累世久長之祿也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爲政滅先聖之法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之臣以自傾危離憂患而乃寤兮離一作罹若縱火於秋蓬蓬蒿也秋時枯槁言君信任佞諛不慮艱難卒遭憂患然後乃覺若放火於秋蒿不可救制也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言君施行業以失道身將

危殆尚復論國之禍凶豈不晚哉**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言彼讒佞相與朋黨並食重祿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宜窮困也**日漸染而不知兮**稍積爲漸汙變爲染**秋毫微哉而變容**毿毛爲毫夏落秋生言君用讒邪日以漸染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毫更生其容微耿而日長大也**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咎過也言車載衆輕之物以折其軸而不可乘其過咎由重叅雜載衆多之故也以言國君聽用羣小之言則壞敗法度而自傾危也**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言已心清潔不能久居濁世故赴湘沅之水與流澌俱浮恐遂乘波而東入大海也**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礫小石也言已所以懷沙負石甘樂死以自沈於水者不忍久見懷王壅蔽於讒佞也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沒也淖溺也**俗岭峨而嶄嵯**岭與岑同岭峨嶄嵯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沈沒財利用心淖溺不論是非不別忠佞風俗毀譽高下嶄嵯賢愚合同上不任賢化使然也**清泠泠而殲滅兮**殲音尖清泠泠以喻潔自殲盡也滅消也一云而日殲兮**溷湛湛而日多**湛讀作沈溷湛湛喻貪濁也言泠泠清潔之士盡棄銷滅不見論用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盛多**梟鴞既以成群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言貪狠之人並進成群廉潔之士斂節而退也**蓬艾親入御於牀笫兮**笫音姊笫牀簀也以喻親密**馬蘭踞**

踔而日加 踔音趠踔音卓馬蘭惡草也踔踔暴長貌也加盛也言蓬蒿蕭艾入御房中則馬蘭之草踔踔暴長而茂盛也以言佞諂見親近則邪僞之徒踴躍而欣喜也 **棄捐藥芷與杜蘅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 言棄捐芳草忠正之士當柰世人不知賢何一云余柰夫世不知芳何一云余柰夫不知芳何 **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 險戲猶言傾危也言周家建立德化其道平直公方所履無失而言蕪穢傾危者心惑意異也以平直爲傾危則以忠正爲邪枉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高陽無故而委塵兮** 高陽帝顓頊也委塵坋塵也言帝顓頊聖明克讓然無故被塵翳言與帝共工爭天下也 **唐虞點灼而毀議** 點汙也灼炙也猶身有病人點炙之言堯舜至聖道德擴被尚點炙謗毀言有不慈之過卑父之累也 **誰使正其眞是兮** 言佞人妄論以善爲惡乃非訕聖王當誰使正其眞僞乎已以忠被罪固其宜也 **雖有八師而不可爲** 八師謂禹稷皋陶伯夷倕益夔也言堯舜有聖賢之臣八人以爲師傅不能除去虛僞之謗平疾讒之辭也 **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 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姿不可踰越也后土持其久長不可掘發也賢人守其志分亦不可傾奪也一云不可輕脫 **服清白以逍遥兮偏與乎玄英異色** 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言已被服芬香履修清白偏與貪濁者異行不可同趣也 **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 媞音提西施美女也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也 **蘧母勃屑而日侍** 蘧母醜女也勃屑猶嬖姍膝行貌言西施媞媞儀容姣好屏不得見蘧母醜惡反得嬖姍而侍左右也以

言親近小人斥逐君子也**桂蠹不知所淹留兮**桂蠹以喻食祿之臣也言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妄欲移徙則失甘美之味亡其處也以言衆臣食君之祿不建忠信妄行佞諂亦將失其位喪其所也**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以喻已脩潔自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處湛湛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湛音泯言已居濁溷之世無有達我清白之志也一云今安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識知也言已心載忠正之志欲遠去以求賢人君子固非衆人所能知也**驥躊躇躇於弊輦兮**輦音蹲躊躇躇不行貌**遇孫陽而得代**孫陽伯樂姓名也言衆人不識騏驥以駕敗車則不肯進遇伯樂知其才力以車代之則至千里流名德也以言俗人不識已志亦將遇明君建道流化垂功業也**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皆解於離騷經**路室女之方桑兮**路室客舍也**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乖差也剌邪也**心悼怵而耄思**耄亂也九十曰耄言古賢俊皆有遭遇我獨乖差與時邪剌故心中自傷怵惕而思志爲耄亂**思北干之怲怲兮**怲怲忠直之貌怲音平**哀子胥之慎事**子胥臨死曰抉吾兩目置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死不忘國故言慎事也**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

以爲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斮斮音析斮斷也昔卞和得寶玉之璞而獻之楚厲王或毀之以爲石玉怒斷其左足武王卽位和復獻之武王不察視又斷其右足和乃抱寶泣於荆山之下悲極血出於是暨成王乃使工人攻之果得美玉世所謂和氏之璧也或曰兩足畢索索盡也以言玉石易別於忠佞尚不能知已之獲罪是其常也小人之居勢兮志狹智少爲小人也視忠正之何若言小人智少慮狹苟欲承順求媚以居位勢視忠正之人當何如乎甚於草芥也改前聖之法度兮前一作先喜囁嚅而妄作囁嚅小語謀私貌也言小人在位以其愚心改更先聖法度背違仁義相與耳語謀利而妄造虛僞以譖毀賢人也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爲醜惡讙譁爲訟閭娵好女也言君親信讒諛之臣斥逐忠正背先聖法度衆人讙譁之訟以好爲惡心迷意惑不自知也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言君近諂諛習而信之蔽遠賢者言不見用誰當知已之清白彼之貪濁也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卒一作來安耿耿而無所歸薄薄附也言已放流不得內竭忠誠外盡形體東西耿耿無所歸附也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言已專壹忠情竭盡耳目之精明欲以助君而爲佞人之所壅蔽不得進也年既已過太半兮然輶軻而留滯輶音坎軻音柯輶軻不遇也言已年已過五十而輶軻沈滯卒無所逢偶也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罔以喻法言已欲高飛遠止他方恐遭罪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獨寃

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壽命夭也）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依保也）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徑一作遠）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言已思委命於江流沈爲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士一作者）廉方正而不容（言時貪亂者衆賢者隱蔽廉正之士不得容於世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剖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飤音飼已解於九章中一云推自割而飼君兮）行明白而日黑兮荆棘聚而成林（荆棘多刺以喻讒賊言已修行清白皎然日明而讒人聚而蔽之謂之暗昧使不得通也）江離棄於窮巷兮蕣藜蔓乎東廂（廧序之東爲東廂以言賢者棄捐閭巷小人親近左右也藜一作梨）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相朋一作在位朋一作明）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言小人相舉而論議賢智隱而深藏也）願壹往而徑逝兮（壹或作一）道壅絕而不通（言已思壹見君盡忠言而遂徑去障蔽於讒佞而不得志也）

怨思

居愁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言已放在山澤心中愁苦

無所告愬長愛悲而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已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內不慙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懈也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已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迫促去若頹下年且老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待放三年君命還則復無則遂行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憐一作怜吳一見而復歸言已自憐身老不足以終志意幸復一見君陳忠言還鄉邑也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已自哀不能脩人事以見愛於君屬祿命於天委之神明而已身被疾而不間兮間差也心沸熱其若湯言已脩行仁義身反被病而不間差憂道不立心中怛然而氣熱若湯之沸也冰炭不可以相並兮並併也吾固知乎命之不長言冰見炭則滅以喻忠佞不可並處則相傷害固知我命之不得長久將消滅也一云固知余命之不長一云吾乎固知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自哀惜死年尚少也悲不反余之所居兮一本不下有得字恨離予之故鄉不得歸郢見故居也鳥獸驚而失羣兮飛者爲鳥走者爲獸猶高飛而哀鳴言鳥獸失其羣偶尚哀鳴相求以刺同位之人曾無相念之意也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眞情眞情本心也言狐狸之死猶嚮丘穴人年老將死誰有不思故鄉乎言已尤甚也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愈好言舊故忠臣日以疏遠讒諛新人日

近而見親也一云新人愈近而日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言衆人誰能有執心正行於杳冥之中施於無報之人乎言皆苟且而行以求利也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言已患苦衆人皆行苟且故乘風而遠去也淩恒山其若陋兮淩乘也恒山北嶽也陋小也聊愉娛以忘憂言已乘騰高山以爲庫小陟險猶易聊且愉樂以忘悲憂也愉一作嬓悲虛言之無實兮讒言無誠君不察也苦衆口之鑠金已解於九章中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襟言已遠行猶思楚而悲泣也厭白玉以爲面兮厭著也懷琬琰以爲心言已施行清白心面若玉內外相副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淫潤也言讒邪之言雖自內感已志而猶不變玉色外潤而內愈明也何青雲之流瀾兮瀾一作爛微霜降之蒙蒙蒙蒙盛貌詩云零雨其蒙言遭佞人羣聚造作虛辭君政用急天旱下霜則害草木傷其貞節也徐風至而徘徊兮而一作之疾風過之湯湯風爲號令言君令寬則風舒風舒則已徘徊而有還志也令急風疾則已惶遽欲急去也一云疾風舒之蕩蕩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藩蔽也南國諸侯爲天子藩蔽故稱藩也一本無樂而二字至會稽而且止會稽山名也言已聞南國饒樂而欲往至會稽山且休息也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韓衆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借浮雲以送予兮載蜺霓而爲旌旌旗也有鈴爲旌也一云

載虹霓而爲旌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言極疾也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不知所之也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羣而遠舉舉去也言苦見俗人多言無信不可據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登巒山而遠望兮巒小山也一云登巒無山字好桂樹之冬榮南方有不死之草非方有不釋之水也一云好桂茂而冬榮觀天火之炎煬音陽兮聽大壑之波聲大壑海水也言已仰觀天火下觀海水心愁思也引八維以自道兮天有八維以爲綱紀也含沆瀣以長生言已乃擥持八維以自導引含沆瀣之氣以不死也居不樂以時思兮以一作而一云思時食草木之秋實秋實謂棗栗之屬也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言飲食潔清所處芬香也雜橘柚以爲圃兮圃一作圃列辛夷與椒楨雜聚衆善以自修飾也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言鵾鷄鶴大鳥猶知賢良哀惜居已之履行正直而不施用也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言已自哀生時祿命好行公正不與君合憐傷楚國無有忠臣國家多憂也內懷情之潔白兮潔一作質遭亂世而離尤言已懷潔白之志以得罪過於衆人也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言衆人惡明正之直士以君闇昧不知用

之故也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已使明君放逐忠臣上下分離失其所也測汨羅之湘水兮汨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知時固而不反言已沈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遂去而流遷也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巖穴也言已修德不用欲伏巖穴之中以自隱藏也從水蛟而爲徒兮與神龍乎休息自喻德如蛟龍而潛匿也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已所居靈魂偃蹇難上欲去之也舍素水而蒙深兮日耿耿而既遠素水白水也言雖遠行不失清白之節也哀形體之離解兮解一作懈神罔兩而無舍罔兩無所據依貌也舍止也自哀身體陸離遠行解倦精神罔兩無所據依而舍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椒子椒也蘭子蘭也魂迷惑而不知路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已魂魄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言願設陳已行終無過惡雖身沒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瞀悶也迷惑也言已遭遇亂世心中煩惑不知所行也念私門之正匠兮匠教也遥涉江而遠去言已念衆臣皆營其私相教以利乃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已遠去也念女頙之嬋媛兮涕泣流

乎於悒於悒增歎貌也已解見離騷經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一云吾其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言已履清白其志如水雖遇棄放猶志仰高遠而不懈也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言已哀楚有高丘之山其岸峻險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將以阽危故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哀命

怨靈脩之浩蕩兮已解於離騷經夫何執操之不固操志也固堅也言已念懷王信用讒佞志數變移而不堅固也悲太山之爲隍兮隍城下池也易曰城復于隍也孰江河之可涸涸塞也言太山將頹爲池以喻君且失其位用心迷惑過惡已成若江河之決不可涸塞也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所畏爲忌所隱爲諱干觸也言已願承君閒暇之日時竭効忠言恐犯上忌觸衆人諱而見刑誅也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怊悵恨貌也言已終撫我情寂寞不言然怊悵自恨心悲毒也玉與石而同匱兮匱匣也貫魚眼與珠璣圓澤爲珠麤瑀爲璣以言君不知賢愚忠佞之士猶雜魚眼與珠璣同貫而不別也駑駿雜而不分兮駑鈍馬也良馬爲駿也服罷牛而驂驥左轅爲服外騑爲驂言君選士用人雜用駑駿不異賢愚若駕罷牛驂以騏驥才力殊也罷音皮年滔滔而日遠兮滔滔行貌壽冉冉而俞衰自傷不遇年衰老也心悁憚而煩寃

兮（除音涂憚音覃除憚憂愁貌也）蹇趦（蹇辭也趦搖搖不安也言已自念年老心中除憚趦搖不安終無所冀望也）搖而無冀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邦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皆已解在九辨）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已解於離騷經也）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調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高舉清白之行恐不知於俗而見憎於衆也）弧弓弛而不張兮（弛解弓雖強弛而不張誰知其力之所至乎以言賢者不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孰云知其所至（言弧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言國無傾危之難則不知賢士之伏節死義也）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爲賢進富以爲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歸私也）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明堂布政之宮也言忠直之士隱身辟匿讒諛之人反登明堂而爲政也）棄彭咸之娛樂兮（言棄彭咸清潔之行娛樂之風俗則爲貪佞也）滅巧倕之繩墨（言工滅巧倕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也言君背先王之法則自亂惑也）菎蕗雜於叢蒸兮（臯翮曰叢編竹曰蒸言持菎蕗香直之草雜於叢蒸燒而燃之則不識於

物也以言取忠直棄之林野亦不知賢也一云篁蔬雜於廬蒸**機蓬矢以射革**矢箭也言張弧弩之機以蓬蒿之箭以射犀革之盾必摧折而無所能入也言使愚巧任政必致荒亂無所能成也**駕蹇驢而無策兮**蹇跛也策箠也**又何路之能極**極竟也言君任駑頓之臣使在顯職如駕跛蹇之驢又無鞭箠終不竟道將傾覆也**以直鍼而爲釣兮**釣一作鈎**又何魚之能得**言君不能以禮敬聘請賢者猶以直鍼釣魚無所能得也**伯牙之絕弦兮**伯牙工鼓琴也**無鍾子期而聽之**鍾子期識音者也言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肯復鼓以世無知音也言已不遇明君識忠直者亦安能口而不語言也**和抱璞而泣血兮**一云和氏**安得良工而剖之**和卞和也剖猶治也已解於上篇**同音者相和兮**謂清濁也**同類者相似**謂好惡也以言君清明則潔白之士進君闇昧則貪濁之人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飛鳥號其群兮鹿鳴求其友**同志爲友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群而呼其耦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叩擊也彈揆也宮角五音也言叩擊五音各以其聲感而相應也以言君求仁則仁至修正則下直也一云叩宮而商應彈角而徵動**虎嘯而谷風至兮**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以言君脩德行政則百姓隨而化也**龍舉而景雲往**龍介蟲陰物也景雲大雲而有光者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陞天則

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言君好賢士則英俊往而並集也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言鳥獸相呼雲龍相感無不應其類而從其耦也傷君獨無精誠之心以動賢也一云音繫而相和兮一無言及也字夫方圜之異形兮一云若夫圜一作圓勢不可以相錯言君性所爲不與已合若方與圜不可錯雜勢不相安也列子隱身而窮處兮列子古賢士也世莫可以寄託言列子所以隱伏不仕而窮處者以世多詐僞無可以寄命託身也以一作與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翺翔而無所薄已解於九辨也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言已歷貪濁之世終不得展其志意但止處巖穴之中而隱伏也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闔閉也言已欲閉口結舌而不復言以嘗被君之厚祿故不能默也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言憂愁之無窮也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不及君而騁說兮騁馳也世孰可爲明之言已不及賢君而騁極忠說則時世闇蔽無可爲明眞僞也身寢疾而日愁兮寢臥也情沈抑而不揚言已身被疾病臥而愁思自傷忠誠沈抑而不得揚達也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言當世之人無可與議事君之道者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孔孔雀也一云鸞孔鳳皇畜鳧鴈一云畜梟鴈鵝鷄鶩滿堂壇兮高殿敞揚爲堂平場廣坦爲壇黿鼉游乎華池黿鼉蟹也華池芳華之池也言君推遠孔鳳斥逐賢智畜養鵝鶩親近小人滿於堂庭黿鼉喻讒諛弄口得志也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要音腰一作騕褭鉛刀進御兮遥棄太阿要褭駿馬太阿利劍也言君放遠要褭英俊之士而駕橐駝任使罷駑頓朽之人而棄明智之士也拔搴玄芝兮玄芝神草也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橘柚美木也苦李旖旎旖旎盛貌也言君乃拔去芝草賤棄橘柚種植芋荷養育苦李愛重小人斥逐君子也甌甌登於明堂兮甌甌瓦器名也周鼎潛乎深淵周鼎夏禹所作鼎也左氏傳曰昔夏禹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姦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是爲周鼎言甌甌之器登明堂周鼎反藏于深淵之水言小人任政賢者隱匿也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往古嫉妬忠直而不肯進用我何爲獨然今世之人乎自慟之詞

東方大中集卷之二

漢平原東方朔曼倩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詩

據地歌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誡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

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
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
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
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嗟伯夷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
孤竹於首陽東方飢以伯夷爲拙又曰不若從孤竹於首陽似覺語意相反但此歌實出藝文

聯句

栢梁詩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孝王武
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
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 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 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 宗室廣大日益
滋宗正劉安國 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 總領從宗
栢梁臺光祿勳徐自爲 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杜周 脩飾輿

（一作車）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桀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陳粟萬石楊呂（一作管）箕（大司農張成）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桎梏榜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大官令）走狗逐兎張罘罻（上林令）齧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疏

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產以西都涇渭之南非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柏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黍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䲹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亭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目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

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應詔上書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書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附

譬猶龍之未升與燮鼈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illegible]林與合[illegible]草春日見文光華共[illegible]舉耳

不可[illegible]離合[illegible]與[illegible]然矣[illegible]去十[illegible]三

與文人書

序

十洲記序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綱之內抑絕俗之道擯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玉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猶狩威儀也曾隨師之主履行非至朱陵扶桑之闕溟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

二百七十五

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
眞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非極鉤陳而并華
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
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
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論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勵主意退不
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
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
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王率然高舉遠集
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
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
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

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　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逄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圮

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

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唯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

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設難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亾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威震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會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

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鵾鷄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

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鼷鼠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驃騎難

干將莫耶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雄騏驥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

如故

雖天下負温凉洪纖之殊然曾不如一絲之細雖非靈祇實主其事而天下之所以不能無疑者莫如天下之所以不能無疑者

谷雖能無疑

頌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鬱淳滃曈曈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生閔懣而愁憒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爲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銘

寶甕銘

當黃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不竭謂之寶露舜遷寶甕於衡山故山有寶露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地下至秦始皇遲汨羅之流爲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在舜廟之堂前不知年月至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

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附錄

東方朔傳

漢班固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

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宴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

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譽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烏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諸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壹何

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
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
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
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
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
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
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馳騖
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
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
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
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
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
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
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
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
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大中大夫

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

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眎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

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

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

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韝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蹷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

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蔡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

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
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
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
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
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
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
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廼大笑是
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
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
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
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朔對曰臣觀其面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
項頸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
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
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
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
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
而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

俱在左右詼嘲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梓平樂觀賦獵入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該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抽梓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

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東方贍辭諛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汙殿蒐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褚先生

東方生小傳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幸取婦

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其難之生作答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

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

列仙傳　漢劉向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illegible]
昔如過嶋莫吠其昔宣帝時棄[illegible]
入如暗室人如暗室人[illegible]
十年夫帝湖上書[illegible]
東方朔昔平原郡人也[illegible]書稱[illegible]
[illegible]

東方朔別傳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叟字少平母田氏叟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答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泉湍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

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啖兒以丹栗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見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一見枯樹脫布挂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刻骨代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代毛矣朔既長事漢武帝爲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烏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烏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烏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問子何知之朔曰小

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丈無所託有人引臣
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隻履
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
簟要臣入雲甗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爲日月
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蛟毫
之珍褥以百蛟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
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
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
朔於青綺窻綈紈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
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常游昊然之墟在
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
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
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
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
指此木出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即
其源也出甜波樹土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
細珠風吹株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群
臣年百歲者須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

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剉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結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反遣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

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馬馬立不饑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群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

不樂太平廣記

東方朔畫像贊　晉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

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奠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跲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廓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

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樂迹朝隱和而不同
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
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
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
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
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
有禮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東方朔至清　魏嵇康

外以貪汚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攖
所欲不足無營

東方曼倩　唐吳筠

東方稟易象翫世隱廊廟棲心抱清微混跡祕
光耀玄覽寄數術納規在談笑賣藥五湖中還
從九仙妙

東方朔　宋王安石

平原狂先生隱翳世土塵材多不可數射覆亦

絕倫談辭最詼怪發口如有神以此得親幸賜
予頗不貧金玉本光瑩泥沙豈能埋時時一悟
主驚動漢庭臣不肯下兒童敢言詆平津何知
夷與惠空復忤時人

東方曼倩行

明王世貞

孝武帝時有東方生長九尺餘月請一囊粟不
能並侏儒用奇釣上聞待詔始離公車射覆多
巧中往往解上願舌折郭舍人戟止館陶兒拔
劍割伏肉殿上或小遺怪哉辨秦獄騶牙表降
夷歌鄭必終雅爲諛不廢直偶爾乞大官無官
意亦得上賜頗不貲粱肉金錢帛悉送宛若家
相與行交接海鷗一世主兒戲諸王公首陽呼
爲狙枉下始云工寧學公孫丞相脫粟不令春

厨車載渭橋巫蠱滿東宮揮手謝世人竦身白雲中

東方曼倩　明張燮

曼倩浣紫水薄言戾漢廷嘲笑狎嘉乘何況公與卿懷肉希嬿婉射覆類縱横侏儒那得知質濁文逾清

遺事

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涔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洞壑在虞淵西　洞冥記

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黄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以手中化爲鵲赤色飛去雲中　洞冥記

漢武帝宴於未央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柱杖傴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頗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

弦歌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霑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命列案前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

觴曰不德不足當雅貺老翁等並起拜受爵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此何物曰東方生知之耳老翁又命取洞穴之寶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以獻帝甚愛玩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幽明錄

漢武帝見伯夷叔齊像問東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何謂愚朔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彼徂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喟然

武帝好方士朔曰陛下所使取皆天地間藥不能使人不死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天何可至朔曰臣能上天願得一人爲驗上遣方士

與俱辭而行日過諸侯傳飲方士晝臥朔遽呼曰若極久不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乃具以聞上問朔朔誦天上物不可稱原上以爲面欺詔下獄左右方提去朔泣曰使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曰天公問臣下方何衣臣曰衣蟲蟲何若臣曰蟲喙頳頳顙馬色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慢使使下問還報名曰蠽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欲喻我止方士也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洛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大笑

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殿檻呼朔曰叱叱朔來朔來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

林也曰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匹（外傳）

武帝東遊至函谷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動而不徙東方朔請酒灌之灌數十斛而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怪哉憂患之所生也此必秦之獄地不然罪人徒作地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于此乎（搜神記）

武帝時有獨足鶴人以爲怪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尚書故實）

武帝時未央宮前鐘無故自鳴召待詔王朔對有兵氣上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土之子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居三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疋

武帝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朔執戟立殿陛遥指獨語上呼問之朔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

枝上東向鳴上遣視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風從東來鵲尾旁風則順背風則蹷必當順風而立故知東向鳴也新雨生枝滑枯枝澀故立枯枝上上大笑賜帛十疋

武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目閉左目開右目氣絕乃蘇武帝使人問所行何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劉根別傳）

武帝忽見一坑深不知幾丈以朔多智使往視之朔曰坑深一百二十丈何以知之朔曰臣到以大石投坑中傾耳而聽久久乃到僇僇有聲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臣以此知之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

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門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集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

果姓李名博勞出與相見即入取飲與之
朔門生三人俱行乃見一鳩一生曰今當有酒
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
生皆到須臾主人出酒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
得酒乃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
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
得飲之
西王母曰東方朔爲太山仙官太山使至方丈
助三天司命朔但務山水遊戲擅弄雷電激波
揚風風雨失時漢武內傳
有獻不死藥者帝以示朔朔遽吞之帝怒欲誅
朔朔曰使藥果驗陛下縱殺臣不死若能死臣
則藥乃死藥非不死藥也帝笑而置之

集評

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曰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 文心雕龍

東方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之妙達旨以下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矣 洪邁

諫止上林苑一疏宏贍古雅乃兩京諫書第一 徐中行

糾謬

近刻東方集歷載諫止董偃入宣室劾董偃罪狀臨終諫天子及侏儒對化民有道對劇武帝對劇群臣對伯夷叔齊對善哉瞿所對上天子壽上壽謝過割肉自責皆出當時口語原非筆錄今具刪歸本傳及遺事

[illegible]